



令人感动的一本书
心が揺れた一冊

日
本
暢
銷
愛
情
小
說

Y 人生路

佐藤正午 著 张继文 谢红辉 译

青島出版社 |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Y 人生路

佐藤正午 著 张继文 谢红辉 译

青 岛 出 版 社 |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Y 人生路/(日)佐藤正午著;张继文,谢红辉译.
—青岛:青岛出版社,2006.12
ISBN 978-7-5436-3958-4

I. Y... II. ①佐...②张...③谢... III. 长篇小说
—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42195 号

Y

©2001 Shōgo Satō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Kadokawaharuki Corporation, Tokyo.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dokawaharuki Corporation, through TOPPAN PRINTING CO., LTD.

书 名 Y 人生路
著 者 佐藤正午
译 者 张继文 谢红辉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徐州路 77 号(26607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兼传真) 80998664
责任编辑 杨成舜 郭东明
责任校对 程兆军
封面设计 青岛出版社设计中心·程皓
照 排 青岛新华出版照排有限公司
印 刷 青岛新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32 开(880mm×1230mm)
印 张 7.5
字 数 150 千
书 号 ISBN 978-7-5436-3958-4
定 价 16.00 元

盗版举报电话 (0532)85814926

青岛版图书售出后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印刷物资处调换。
电话 (0532)80998826

小说简介

译者

佐藤正午,原名佐藤谦隆,1955年8月25日出生于日本长崎县佐世保市,1979年北海道大学文学系辍学后从事小说创作。1983年春,处女作《永远的二分之一》获得昴(SUBARU)文学奖。作者“佐藤正午”的笔名的由来据说源于作者的写作习惯:每当作者故乡的消防部队逢正午鸣笛报时,作者就闻笛动笔写作,因此取笔名“正午”。佐藤正午的小说在日本评价相当高,他本人则被誉为日本当今恋爱小说名手。主要作品有《永远的二分之一》、《童真物语》、《夏日情妇》、《女人的心计》等十余种。

《Y人生路》是佐藤正午富有代表性的又一力作。小说情节看似平铺直叙却悬念迭出,其中有推理的情节,也有爱情小说的一切元素,还有时光倒流的神秘体验。如同“Y”字一样,在人生分歧点上,人的命运将会有几种完全不同的结果。

小说的主人公秋间文夫在出版社工作。妻子弓子是芭蕾舞教师,刚刚带着女儿和他分居。秋间有个情人叫西里。1998年的某一个雨夜,秋间突然接到一个自称是高中同学的神秘男人北川健的电话,随后收到这个男人的一张软盘。通过阅读软盘

上记载的故事，秋间体验了一个不可思议的世界，进而渐渐被引入那个世界，现实生活和软盘中描述的那个世界相互交错，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

小说的另一主人公北川健，年轻时偶遇一位电车事故中失去双亲的女孩，两人结婚并生育两子，过着看似平静的生活。他内心深处却一直被一种负罪感煎熬着。18年前他曾和一个学芭蕾的女孩邂逅，由于他的一瞬间的过失使女孩遇上了电车事故，不幸腿部受伤，不得不放弃芭蕾，并在7年后痛苦自杀。他一直祈祷着能够拯救那个女孩。他请求秋间见证他奔赴前世——重新选择度过另一个人生。

作者通过阅读软盘记载的故事的形式，描述了主人公秋间、北川以及他们各自妻子四个人的命运。一次电车事故，四个人开始了完全不同的人生。电车事故成为一个分歧点，如同字母“Y”上面的两个分支，象征着主人公经历了两种不同的人生。

如果人生可以重新选择，一切可以回到从前该多好——这是主人公的期盼，相当多的人一定也有过同样的期盼。人们幻想着返回过去，完成自己没能够实现的心愿。可是，这本小说告诉人们，重新书写人生并不一定都是幸福的。当真的否定过去的人生，一切重新开始，人们一定会犹豫不决。而且因为知晓了未来，行动在不自觉中就会受到限制。因此即使人生重新开始，即使和前生有缘的人关系已绝，但仍会产生联系；纵然发生了什么，替代自己的人是不存在的。既然人生重新来几次都未必幸福，那就应该积极向上地过好现实的生活，追求快乐的人生。

目 录

序 章	(1)
第一章 好友	(5)
第二章 代理人	(13)
第三章 软盘	(23)
第四章 西里真纪	(44)
第五章 软盘(续)	(57)
第六章 请求	(73)
第七章 软盘(续)	(81)
第八章 水书弓子	(96)
第九章 软盘(续)	(108)
第十章 答复	(124)
第十一章 记忆	(141)
第十二章 软盘(续)	(167)
第十三章 1998年9月6日	(187)
第十四章 遗物	(214)
后 记	(231)

序 章

1980年9月6日,星期六。

那天晚上,他在涩谷站的月台上见到了她,是7点10分左右。

她正听着随身播放机,从最后一次见面到这次邂逅已经过了两个月,有很长一段时间了,所以,他没有马上打招呼。

不一会儿,电车准点进站,她和紧跟在后面的他,还有回家路上的众多旅客陆续上了车。7点15分,在雨夜里。

下午开始下的雨一直没有停,无数的雨滴像西柚的透明果肉一样泼洒在车窗上。留给他鲜明记忆的与其说是那张脸,不如说是她那优雅的姿态。修长的脖子,像芭蕾舞演员那么挺拔的背影,使他联想到日常所不易见到的某种东西,如一只离群的孤傲的白鹤。

无论什么时候她的耳朵里都塞着耳机,无论什么时候她都紧紧地抓着那个装得满满的大包:今天则是一只手拎着包,一只手握着雨伞。

简约的浅口鞋,稍早于季节的长袖连衣裙,既看不到脖子上的项链,也看不到离开他后的那个夏季的日晒痕迹。发型还是

老样子，马尾辫。

他站在她的身旁，为了鼓足勇气，他竭力地回忆起两个月前的事情。那时也是在涩谷站的月台上。她唯一的一次拿下耳机，与他聊了几句。

那次的邂逅，她现在还会记得吗？

车门的玻璃窗里映出她的上身，像是在玻璃窗上描画出透光的画像，轻轻地感动着他。无论如何不能错失这次机会。如果再犹豫的话，可能将永远地失去与她攀谈的机会了。

她一定记得，他打赌。

7点20分，电车到达下北泽站的时候，她摘下耳机绕在脖子上，微笑着、面对着他。

不是特意地邀请她，只是想在某处一起下车，在某个安静的地方说一会儿话，她爽快地点了点头，答应了他的请求。

电车停了下来，车门打开，他先下了车，接着她也走了下来。那时他们听到两个声音：一个从前面的月台上传来，一个从后面的电车里。从那一刻开始，两个人的命运开始了天壤之别的变化。他向前面的声音走去，她向背后的声音走去，仅仅因为这一点的不同。

很快，他开始人群中搜寻声音的主人。

发车的铃声响了。

她虽然下了车，可是在月台上却不见她的踪影。他突然看到她又返回车上，茫然地站着。车门关上了，电车即将开往下一

站。

如果车门关闭前她能够再次站在月台上,假如是这样的话,他的愿望就会实现。那个夜晚两个人会在某个安静的地方第一次单独在一起长谈吧。他可能会知道:对方是个与外表完全不同的开放的喜欢聊天的女孩。她可能会聊些这样的话题吧:

比如,她平时总是带着备用电池,那天因为疏忽却忘了,连装化妆品的包也忘在家里,所以,在电车上尽管电池已经用完了,她仍然带着耳机,却没听音乐,真扫兴;或者她有个习惯——每天早上用勺子舀着半个西柚吃,所以才会从西柚的断面联想到车窗上的雨滴,于是,就想到这雨滴看起来就像一粒一粒的西柚果肉这个比喻。如果现在下起雨来,哪怕只是今夜也好,真的像西柚的果肉哗啦哗啦地下起来有多好啊,他也许会听到这位20岁姑娘的空想。

但是,她不能站在月台上,一直等到车门关闭,现实就是如此。他恐怕今后再也不可能听她说话了,甚至连她的声音也不可能听到了。因为,现在她再次返回的电车上,不久就发生了悲惨的车祸。

准备向下一站行驶的快车,那天雨夜绝不可能到达下一站了。

电车缓缓开动,那时她留在车厢里,透过车窗望着站在月台上还不知姓名的先生,恐怕这是最后的一瞥了。

1980年9月6日,下北泽站站台上。电车到达,人们下车

上车；发车铃响了，关上车门，电车开始行驶。这就是发生在那一瞬间的故事。

如果能够改变那一瞬间，改变那天那个时刻发生的事件，如果从现在开始以别的形式能够调换的话……人生中谁都会祈愿奇迹的发生——男孩一直虔诚地祈祷着。

这就是他的故事。

第一章 好友

8月的一个雨夜,电话铃响了。

对方首先报上姓名,然后补充了一句:我是你高中时代的同学。可是我却怎么也想不起来。那个男子一句一句缓缓地说着,带着大提琴般令人愉悦的低音,而且彬彬有礼。不但没有强制的语气,也没有恐吓的口吻,感觉并不是令人不愉快的骚扰电话。可是,我不记得那个声音。“如果可以的话,”那人提议,“如果不相信我是你的同学的话,翻看一下高中毕业时的影集,确认一下好吗?看了影集,就可能会记起我的长相和名字。”我冲着话筒叹了口气。这可能真的不是骚扰电话。

可是如果认真应对他的电话,会拖很长时间;跟忘了名字的同学长谈会很麻烦,如果厌烦的话,肯定可以立刻挂断电话的。说实话,我刚刚出差回来,还没有摘下领带呢,坐在厨房的椅子上,用子机接的电话。餐桌的中央放着妻子的信,装在白色的信封里。妻子刚刚叮嘱过回家后务必首先看这封信。

信封的前面放着我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啤酒。是喝上一口清凉的啤酒后再打开信封好呢,还是打开信封后再喝啤酒呢,犹豫之时电话铃响了。

我叹了口气，对方也沉默了，我只好说：“高中毕业已经 25 年了，这期间又搬了几次家，搬家途中毕业相册可能给弄丢了。即使没弄丢，现在也想不起来放在哪儿了，关键是到现在为止，从来没有记得还有毕业相册这类的东西。”

“那太遗憾了。”他嘟囔着，可绝不是以讽刺的口吻说的。

我接着说：“高中同学的名字，现在已经是遥远的记忆了，所以并不是怀疑你什么……只是一时想不起来，实在不好意思。你是要告诉我有同学聚会吗？”

“不是。”

“那为什么来电话呢？”

“我现在到了有乐町，”他说，“不能见一面吗？见面之后再聊，哪怕是一个小时半个小时也行，在你认为合适的地方也行。”

“我在千叶啊。”我一边说着，一边想单手打开啤酒罐。

指甲剪得太短了，怎么也打不开，歪着头把电话抵在了肩膀上。“外面又下着大雨，我也是刚从车站好不容易才搭上的士回家的，晚饭还没吃，正想打电话叫外卖呢，所以不能说得太……”

“夫人呢？”他突然问道，“今晚就你一个人吗？”

我背对着厨房的橱柜坐在了椅子上。雨声从背后的窗棂上传来。啤酒罐上的小圆环儿怎么也提不上来。我认为没有必要回答这样无聊的问题，一边还用手指用力地拉着小圆环儿。

“今晚是你一个人吗？”

“是啊，是一个人，”小圆环儿终于扭起来了，“如果找我老婆的话请以后再打。”

“如果可以的话，我去你那里怎么样？简单地一起吃点晚饭也行，无论如何想见面聊聊。”

我猛地喝了一大口啤酒，茫然地看着食指，在出差的旅馆里食指的指甲剪得过短了。“喂喂……”那个男人继续催促着。

“知道我家住哪儿吗？”我依然看着手指说。

“地址知道。”他答道。

“你说想聊一聊，你到底是做什么买卖的？是推销天然食品的，还是做房地产的？有什么新楼盘吗？”

那个男子笑了笑，用低沉的声音说：“不是因为这些想见您。”

“那么咱们互相又不认识，有什么好谈的。”

“不是不认识，是同学，高中时代的同学。并且，我们以前还是要好的朋友呢。”

“……要好的朋友？”

“是啊，是好朋友啊。”

我又叹了口气说：“实在不好意思，我连你的名字都不记得。”

“我记得很清楚。只要听听我说的就成。我知道尽管是不可能的，但我还是请求你，无论如何还是要见上一面。”

“不好意思,不行。”明确地表示不想见面后,我接着说,“我并不是因为怀疑你才这样。我也相信你不是搞推销的,如果你说我们是好朋友,可能确实是好朋友。可是,我不想跟你见面谈什么从前的事儿,不知道您现在想起了什么,不可能再回到从前那个指甲粉嫩诱人的青年时代了。”

“指甲?指甲怎么了?”

“不是指甲的事。是说高中时代已经是老早以前的事儿了,过去了25年!既然你是同学,你也知道从那会儿起到现在有多么漫长啊。春去冬来的25年啊,忘掉的事儿不知有多少,况且现在工作很忙,听你聊也不见得想起什么。本来也不想去回忆,如果想聊以前的事儿,问问其他同学怎么样?”

对方没有做声。

电话可能还会拖下去。如果嫌他讨厌的话,一定要在现在这个节骨眼上,不论他再说什么马上挂断。但是我想了想,又喝了一口啤酒,拿起了桌上放着的白色信封。上面没有写收信人,背面也没有写妻的名字。

不一会儿,电话中又传出了声音:“除了你别人不行啊。我想跟你见面聊一聊。但是,见了面可能也没用。”

我再次把电话抵在肩膀上,两只手撕开了信封。

“这个电话太晚了,可能晚了24年。”

“令人怀念啊,”那个男子的声音带着淡淡的笑意,“从刚才的声音听出你不是很开心,不开心时你说话总是带着嘲讽的口

气。”

我从信封里取出了妻子的信看了起来。男人又接着聊起来，我拿好话筒告诉他：“声小，听不太清楚，能不能再说一遍？”

“实际上我是有样东西想让你看看。”

“想让我看东西？”

“我知道突然给你打电话会让你大吃一惊的，打电话之前我已经想到了。如果是我突然接到这样的电话，我的态度可能更加冷淡，说不定早已挂了，当然更不会想到要去见一点印象也没有的同学。我很明白。不见就不见吧。不求你见面了，见了面，你也不可能记起我。实际上正像你说的，现在见了面，只是听我一个人说以前的事儿也没意思。像今天这样能够跟你聊聊，听到你的声音已经足够了。最后只有一个请求，请你听一下，真的是有件东西想让你给看看。”

我想了一会儿，说：“不好意思。除了地址和电话号码，你也知道我在哪儿工作吧。所以你可能误会了，不看完你的原稿，就让出版社出版，我没那个权力！”

“知道你在出版社工作。”

“你既然知道这个，我想你也应该知道，出版社的人是不能审阅自己私自带进来的稿件的。”

“是你误会了。我不是想投稿，只是想私下让你看看。”

“私下，看什么？”

“看了就知道。”

“信吗？”

“是啊，就像一封长信吧。说得确切点儿是故事。也就是把我一生中发生的不可思议的拭情整理在一起了。”

我心里想，嘿，这个家伙，没听到我说的话吗？

“我想你还是误会了。世上有太多不可思议的事情了。把自己的体验整理一下，写成故事想出版的人多着呢。如果出版了也许很畅销，可你想错了。不管你的经历多么不可思议，跟你有同样经历的人多的是。你要这样想才行。世上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即便真的是不可思议的经历，我读了，我不相信，你也证明不了，所以还是一样。不会有谁在意你的。扔了吧，把自己的事儿写成书，太幼稚了！至少我不会听你说那些的。”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冷静了？”男子显然很失望，“没听我说吗？我不想出书，只是想让你听听我自己一生中发生的事儿。”

“没意思，为什么找我看呢？”

“不是说了吗？我们以前是好朋友。”

“又说这个了。不好意思，能不能再告诉我一下您贵姓。”

“北川健。”

“高三时候的同班同学？”

“是啊。”

“可是我怎么不记得跟你是好朋友啊。”

“高中时候还不能说是好朋友。那是后来的话了。我们简

直就像法国电影里的‘朱尔和吉姆’一样,关系非常好。”

“什么?”

“行了,再说下去你脑子更乱了,看了故事一切都能解决。所以,只好拜托你看一下了,我相信你一定会看的。我想说的就是这些,请原谅我冒昧打扰了。”

“等一下。”

“谢谢你没挂电话。能够跟你聊聊真是太好了。”

“等等。”可是电话挂了。

对方和我不同,在将要出现长话的关键时刻,挂断了电话。我咂了下舌头,放下电话,松开领口,解下了领带,把它搭在了旁边的椅子上,然后闭上眼睛,用左手的大拇指和中指按住太阳穴,直到眼睛里呈现出黄绿色的甜圈面包一样的光环,渐渐融入黑色的背景中消失了。

这时我才静下了心,努力忘掉这个感觉怪怪的骚扰电话,以及那种怯懦的结束方式,就像玩着游戏,中途突然放弃了似的,还有那个男人一通没有意义的话,什么高中时还不能说是好友,那是后来的事情了等等。

我都不记得他是高中时代的同学,后来就更不可能成为好朋友了。但是同时,我发现:我不但不能忘记那个男人说过的话,反而想从中挑出一些耐人寻味的事情,悟出其真正的含义。比如,“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冷静了?”对方如同情人,突然挂断电话,心情却一直不能平静。